



小城池

薛涛 著

充满艺术气质的诗意文字，弥漫着淡淡的黑土地的清香，描摹的是一幕幕童年不能承受之殇，咏叹的是一首首少年成长之歌。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薛涛 / 著

Xue Tao / 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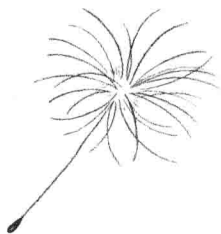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小城池

· Xiao Cheng Shi ·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池 / 薛涛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5.1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ISBN 978-7-5110-2357-5

I. ①小… II. ①薛…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556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执行发行 付路

丛书策划 梅杰

执行策划 李路



薛涛·小城池

责任编辑 / 于婉青 房蓉 李路

封面绘画 / 李海燕

插图作者 / 李海燕 卡森工作室

装帧设计 / 陈雅文

美术编辑 / 陈雅文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20×980mm 1/16 印张/17.5 印数/1-5000册

版次 /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110-2357-5

定价 / 23.80元

(安徽银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国独家发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高洪波 王泉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孟浩然）现代中国文学已有百年历史，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也有百年历史。百年文学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精神领域的“胜迹”，引领我辈“登临”其上，一览文学“江山”的无限风光。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百年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走向世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已经十分必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聚焦与重视，持续升温的“中国热”、“东方热”、“汉学热”，正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越来越显出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在每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版权输出，都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多批次的作家访问团，以文学的名义到世界各地交流文学；中国的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讨会，同时派出教授、专家出去访学；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所有这一切，都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作



为关键词，其中也包括中国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植根于由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远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太古先民的神话图腾，承续秦汉以来农耕文明色彩斑斓的民间童话、童谣宝库，进入近现代，又以开放兼容的胸襟，吸纳以欧美为典型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元素、新样式，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经过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丰子恺（第一代）、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第二代）、任溶溶、任大霖、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金波（第三代）、葛冰、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蓓佳（第四代）、杨红樱、汤素兰、薛涛（第五代）等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艰苦努力和智慧创造，今日中国儿童文学已蔚为大观，气象万千。

今日中国，以每年出版6亿册童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8万多种、年销售额80多亿元人民币的骄人业绩，铸就了儿童读物出版大国的地位。这里面，儿童文学读物是其中的主要产品。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如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10年间印刷了130次；杨红樱的校园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月发行量高达110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刊物。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黄金时期”，中国正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媒图书，现在更有网络、电子书、音像、视频等多种形式。新世纪以来，各地开展的以儿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儿童阅读运动”方兴未艾，包括经典阅读、早期阅读、亲子阅读、分级阅读、班级阅读、图画书阅读以及“书香校园”建设等多种儿童文学传播途径与方法，使儿童文学真正走进亿万儿童的



精神世界（中国现有3.67亿未成年人），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选择、接受文学的途径和需要，使他们享受到了阅读的自由和快乐。

二

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别具特色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编、出版、推广集合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当今中国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与可能。本丛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无疑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首先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意义。

认识今日中国，当然既可以通过长城、故宫、兵马俑，通过京剧、武术、大熊猫，也可以通过鸟巢、水立方、三峡大坝，通过两弹一星、高速铁路、载人飞船。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通过深刻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心理的中国文学；而认识中国的未来发展，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因而通过阅读当今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既可以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他们的理想、追求、梦幻、情感与生存现状；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今日中国对民族下一代的要求、期待和愿景，今日中国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对养成民族下一代人性基础的影响、濡染和意义。鲁迅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阅读今日中国的儿童文学，自然可以折光地看出将来中国的趋势。



其次是世界儿童彼此打量、熟悉、牵手的意义。

童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语言”的写作。因之，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正是在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一起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梦想与自由。中国孩子通过阅读古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汤姆·索亚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哈利·波特》……认识了五洲四海不同地域文化的神秘、丰富和美丽；同样，世界各地的儿童，如果能有机会阅读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一样能够认识和感受到古老中国的青春、深厚和美丽。这一套《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无疑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打开了一道认识中国儿童文学的七彩之门，勾勒出了一条通往中国儿童精神天地的发现之路。

再次是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互相理解、认识、交流的意义，同时也为国内外比较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作品范本。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体现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审美追求与时代规范，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滋润感染了数代中国孩子，成为他们在“多梦的年代”、“多思的年代”最好的精神伴侣、精神钙质与精神食粮。与此同时，各国儿童文学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路径，但也有相当的一致性，毕竟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而儿童问题最能显现出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基本倾向。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战争与和平，生态环境恶化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拯救，青少年犯罪率



上升与素质教育，高科技带给人类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等，不但是世界文学也是世界儿童文学所共同面临和所需要共同表现的当代性主题。中国儿童文学同样也把这些当代性的世界文学主题作为自己重要的表现内容，这在战争题材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中，都有充分的刻绘。

美国著名童话作家I.B.辛格认为：今天“虽然成人文学没落了，但儿童文学仍旧在为文学的传统、家庭的信念以及人性和伦理在苦苦做些许的保存”。坚守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理念，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塑造民族未来性格，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根本的审美追求与价值期待，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能够走向世界、走进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精神领域的基础和前提。

三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虽然通过一些途径，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也有的作家作品还被欧洲著名出版公司签约版权，行销多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能够真正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的还不多，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还非常小，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即使被翻译出去，也是以单个作家作品的分散形式。因而世界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往往是“一知半解”、“一叶障目”，有时甚至是“一孔不达”。

正是有鉴于此，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央级的以对外出版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使命的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依托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作品优势，调动儿童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出版界的多种资源，以及中国翻译



协会（中国外文局主办，徐迟、杨宪益、叶君健、萧乾、冯亦代、戴乃迭、爱泼斯坦、沙博理等译界大师都曾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专业翻译家优势，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统领，并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配合下，高品质地选编、出版集合了当今中国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这既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向海外推介中国儿童文学，同时也承续了海豚出版社六十年以推介中国儿童读物为己任的外宣传统。

以“海豚”这一充满神奇魅力的海洋生物作为社名，这本身就有“海纳百川、气吞海天”的文化象征意义。海豚出版社的前身系外文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海豚出版社曾以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三种不同社名，向国际市场出版了数千种外文版儿童读物，其中就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例如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严文井、圣野、孙幼军等前辈作家作品，曾以八种语言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向世界各国发行。今天，《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又由海豚出版社担纲出版，这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

本丛书锁定的出版品质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能够用“共通性的语言”写作，一方面是基于童心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真实反映正面的中国形象、价值观，反映当今中国儿童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贴近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具有普世性与真善美，坚守儿童文学的价值理念，为未来一代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为了真实呈现入选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个性，本丛书均由作家自选作品，将其最优质的形象思维成果，贡献给中外少年儿童。



相信《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在深受中国孩子喜爱的同时,通过海豚出版社的精编、精印与海外传播渠道,也必能为不同肤色的外国孩子所欢迎。童心无界,文学有情。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正当其时,优秀作品必然能超越时空、惠泽四海!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高洪波文集》(八卷本)。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我匍匐在神秘
而深情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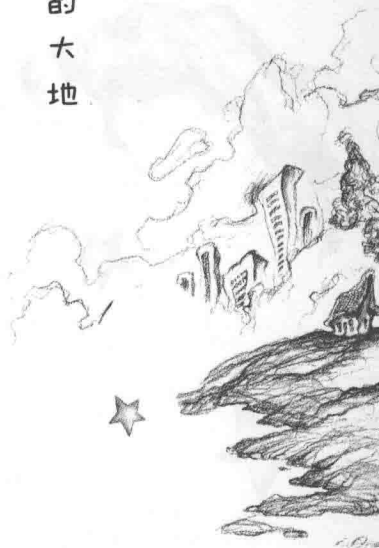
我在辽北昌图出生长大。

昌图二字源自蒙语“常突额尔克”，意为“绿色的草原”，200年前还是蒙古人的游牧区域，水草丰美，鸟兽众多。后来，那里一度成为朝廷的关外流放地。一些失意的南方文化人来了，他们在这里完成灵魂的自我救赎，也为当地带来南方的文化和忧愁的表情。所以那里的文化积淀中一直有悲愤与苍凉的成分。到了现代，哈大铁路和102国道并行在那里通过，把现代文明一车一车运输进来，而三北防护林和南部的长白山余脉又维护着鸟兽的最后边界。

我就在那个地方出生长大。

我的奶奶和姥姥都是满族人，也就是说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满族血统。奶奶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再后来，我们在102国道旁边把奶奶埋在爷爷身边，爷爷在那里等着奶奶，足足比奶奶早了50年。我的姥姥则埋在那道山脉中一个山坡上，山坡上生满淡蓝色的野菊花和不知名的野草和林木。我25岁的大舅在那里等着她。

我的父亲曾经做过电影放映员、砖厂记工员、102国道护林员、个体旅舍老板。父亲的经历丰富了我的成长记忆，成为我舍不得触碰的创作素材。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则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语文教师。

几岁的时候，她就做我的“语文”老师，教我识字读书了。她还告诉我别用左手拿笔，那样书写很不方便，最好和大家一样。我听她的话，硬是改用右手握笔。除了握笔，我仍然是个顽固的左撇子。

我还喜欢一个人躺在草甸子里看书。我家的土坯房西边一间是仓房，有一次我去里边找玩的东西，在一个柜子里翻出两本书，一本是《西湖民间故事》，一本是《鲁迅全集》（第二卷）。《西湖民间故事》里面印着彩色插图，而《鲁迅全集》前面印着好几张一个梳平头的人的照片。我觉得新鲜，拿着这两本书去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它们都是好书，应该读读它们。

我还受到初中时代的孟庆远、强永飞等老师的影响，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

少年时代，我心中挤满了抱负，想当画家、历史学家，甚至是哲学家。等到考入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我决定做一个作家了。这时期，我结识儿童文学作家肖显志，他对我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我在辽南的营口市先后做过高中语文教员、报纸副刊编辑，现在辽宁文学院从事文学工作。我的生活履历听从了文学的召唤。

二

我无意中遵循了托尔斯泰对文学青年的规劝：“小小说是训练作家的最好的学校。”

在最初写作的几年，我大约发表了50余篇小小说，后来出版了《墙壁上的眼睛》和《与花交谈》两本集子，后者印了两版。这些小小说中有些便是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黄纱巾》、《女孩的暖冬》、《冬天》，分别选入几种初中语文课本和大学语文（广东）课本，还被翻译到日本。上述作品都是我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大多短小精致。

大约从1995年开始我专心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空空的红木匣》和《作家与小偷》，都在《文学少年》杂志发表，得到了赵郁秀、郑小凯等编辑的扶持。《蓝飘带》和《稻场笛声》分别在《儿童文学》杂志和《少年文艺》杂志发表，均被日本东京的《彩虹图书室》翻译、发表。中篇小说《庚子红巾》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是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东北义和团运动背景下几个孩子的成长，发表后也被日本翻译。

我最早的小说结集是《白鸟》；随后又有《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于2000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1997—2000）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薛涛作品坊》（四卷），选入大部分中短篇作品；隔一年，这个社又推出了





《薛涛作品精选》等等。

我的中短篇小说，着重探索小说的叙事与立意的艺术，曾经引起争议。不过我坚定地探索下去。

第一部长篇小说《废墟居民》是幻想文学，出版于1999年。此后我出版了多部幻想文学作品，如2001年推出的《精灵闪现》。后来又有三部曲《山海经新传说》等作品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我融入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性格”，探索了幻想文学的“中国化”。这几部作品出版后，国内十余家报刊多有评论。

随后，我陷入无法自拔的“自省”，并把从前的创作“归零”。

三

长久以来，我仰望天空，任灵感追随诗意飞翔。我的创作实质上渐渐趋于虚空，不觉间忽略了脚下的大地，跟土地渐行渐远。近年，我重新打量脚下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民俗、原始信仰都令我迷恋。

我一边酝酿新书，一边打量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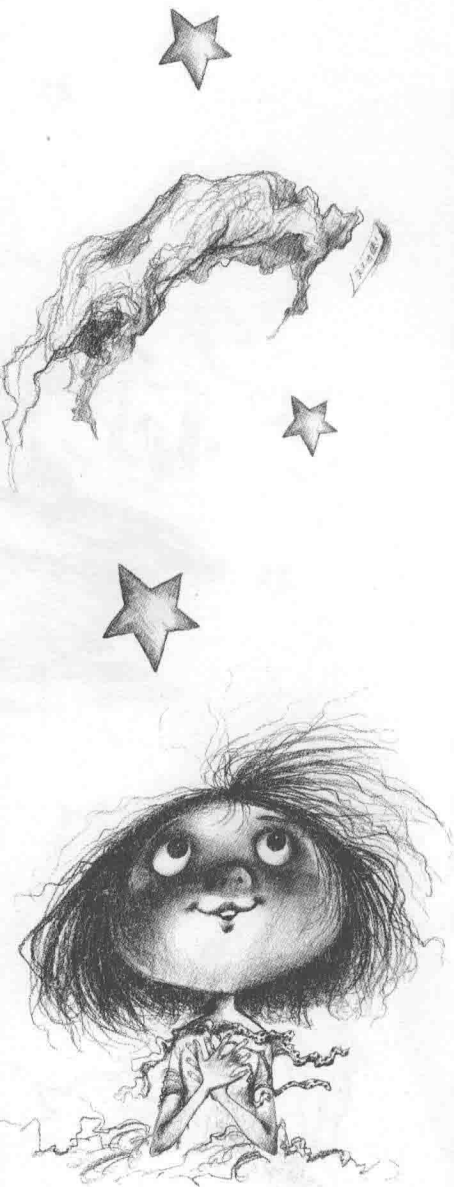
最先照亮我的是我身边的那些地名。我出生的地方叫“太阳”，102国道南边的一个小屯子叫“月亮”，再往南走，紧挨着的那个屯子叫“五星”。哈大铁路另一侧、藏在防护林里的小屯子干脆叫“日

月”，还有月亮沟、月亮湾、太阳山……再远些的地方有一个水库，叫“银河水库”……这些地名简直是虚构出来的，很有幻想色彩。它们竟然都是天空里的东西。我的祖先们一定对天空乃至宇宙有着自觉的、原始的关切。我的家乡跟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交界，遥远年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满、蒙先民信奉一种自然宗教：萨满。在萨满的世界里，先民们仰望星空表达着最朴素、最神秘的宇宙观，人们对天地，对日月星辰乃至银河都有着很质朴的敬畏。他们甚至对动物、植物也怀有这种情怀。大到山谷里的猛熊，小到林间一只狐；大到一颗山核桃，小到树下一棵参……他们无不用惯有的敬畏眼神打量。我小时候，时时能感受到萨满文化的眼神，它用心凝视万物——深情、敏感、神秘，对宇宙和生命充满敬畏。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萨满就跟下乡唱二人转的剧团差不多，都是歌者和舞者，只不过他们的歌舞里充满了异样的神秘气息，让我一直不敢走近。我躲在远些的地方就能听见清脆的腰铃和叮咚的神鼓。待我拉上弟弟小心走近，失魂落魄的歌声也泄露出来。我赶紧带着两个弟弟逃了。

对萨满的记忆让我敬畏天地生灵，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生命观和宇宙观，进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观的形成。还有，它在我的作品中注入了某种





味道。那味道就像我小时候，每当萨满的腰铃和神鼓响起，村道、屋顶、草垛都飘扬起的诡秘、特异的气息。

大地是最忠诚的。出生的时候，大地是床，最终它一定还会收留我们的残骸。

童年的记忆、大地的气息在某个时刻同时苏醒。

2009年，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出版。这是一部描写历史和战争中的童心的书。2010年，该书为我第二次赢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小车站》和《护林员的春天》是我最新的短篇小说，其中闪耀着我打量大地的深情目光。

2011年中篇小说《虚狐》出版，长篇小说《情报鸟》出版。《虚狐》实际是一曲敬畏之心日渐淡漠的悲歌。《情报鸟》写的是一个少年战士在陷落的城市里的故事，一个莫须有的情报把他置于尴尬和焦虑的境地。于是，在一只挟有情报的鸟面前，敌我两个阵营的孩子之间竟然建立起一个“同盟”……

我还将继续创作。

我匍匐在神秘而深情的大地。

这片大地理应产生伟大的文学，为清澈的童心承载自由与尊严。



目录

Contents.....●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 001

稻场笛声 009

黄纱巾 019

火车远去 022

小车站 035

钟声不止 052

正午的植物园 068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118

小城池 160

